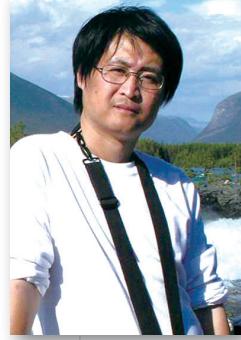


## 本期话题:

### 科技魅性与现实逻辑——关于科幻小说



## 西方科幻文学发展:悠长的回声

□星 河

所谓科学幻想小说(简称“科幻小说”),在英文学界系指Science Fiction,是一种以科学事实和科学假设为基础的幻想文学作品。从字面上看这一词语本无“幻想”之意,可直译为“科学小说”;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一词则来自俄语转译,此后数十年便就此约定俗成。

有一个区别需要首先特别指出:一般来说,近代幻想文学中与科幻小说相类似的作品还有两种:一种是Fantasy,多译为“奇幻小说”;一种是Horror,可称为“恐怖小说”(属于那种具有超自然现象的恐怖,而非那种心理上的、所有事件都可解释的恐怖)。简而言之,科幻小说与奇幻小说的区别在于,科幻小说的背景是以科技解释为基础的,而奇幻小说的背景是以其他解释(有时是宗教,有时是虚构历史等等)为基础的。科幻文学属于一种科技文化,它是以科技为基础的幻想文学作品;而奇幻文学则属于一种咒语文化或者巫师文化,它是以某种非科技的超自然的规则为基础的幻想文学作品,而且作者往往会在设计出一个与现实世界不相同的、从来没有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奇异世界。如果与一些经典幻想文学作品类比,也可以把当代奇幻文学称为“成人的童话”或者“当代的神话”。诸如近年来风靡影坛的《哈利·波特》《指环王》等作品都是较为优秀的奇幻作品。

自19世纪初期算起,近代科幻文学只有近两个世纪的历史,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萌芽与草创时期、黄金时代、“新浪潮”运动和“塞伯朋克”流派。

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近代科幻文学发端于19世纪初的英国,成为萌芽与草创时期(1818年至20世纪20年代)的肇始之端。这一时期的开始是以《弗兰肯斯坦》的问世为标志的。

西方科幻界公认的第一部近代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出自玛丽·雪莱之手,作者系英国诗人雪莱之妻。玛丽一生经历曲折奇特,似乎时刻与死神相伴,悲剧色彩十分浓郁,这对她后来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弗兰肯斯坦》诞生的过程也颇为奇特:1816年夏天,天气阴冷,淫雨连绵,而颇具浪漫气质的英国诗人雪莱和拜伦,携带着各自的女友在风景秀丽的阿尔卑斯山中流连漫游。每当夜阑人稀之际,他们便围坐在篝火边聚谈,时而讲述一些离奇和恐怖的故事。大家商定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但后来只有玛丽动笔完成了。

作品讲述了一名科学家在实验室造出一个丑陋怪物的故事,而怪物因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同情,终于走上了弑主愤世的毁灭道路。主人公弗兰肯斯坦是一位科学家,他利用死人器官拼凑出一个怪物;怪物在人间东奔西跑,却得不到理解和同情;他向往美好,渴望感情,换来的却是谎言与追杀;他终于不顾一切地向人类复仇,最后漂流到北极冰原……

这是一部哥特式的感伤主义作品,它第一次将科学视为作家与文学关注的主题。

自《弗兰肯斯坦》之后,科幻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开始崭露头角,在欧洲的法国和英国分别诞生出儒勒·凡尔纳与H.G.威尔斯两位科幻先驱。前者在《从地球到月球》《海底两万里》等众多作品中描述了人类对地球新世界直至月球星空的探险和向往,对科技发展、人类进步进行了相当乐观的展望;后者则通过《时间机器》《隐身人》等作品剖析了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不良影响,揭示出人们在社会进步历程中的矛盾心态,其引人入胜的科幻构思至今仍不显陈旧。此外以“歇洛克·福尔摩斯”闻名的柯南·道尔和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等人也是科幻小说创作好手,前者的《失落的世界》异常精彩,而后的《R.U.R.》(洛苏姆的万能机器人公司)至今影响着文学艺术界。

从1818年到20世纪20年代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科幻文学一直处于“萌芽与草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作家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作者相对稀少,作品集中于少数几个人身上;作家对于科幻理论缺乏兴趣,从不声明是在创作一种新的文学作品;早期科幻作品在艺术手法上也略显粗糙,许多作家亦属客串,思想内涵更是失之浅薄。因此到了这一阶段末期,科幻小说已成为一种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在美国市场上流行一种“10美分丛书”,其中充斥了半人半妖、英雄救美的廉价科幻故事,玛丽·雪莱所开创的理性传统早已被丢失殆尽。

此时有两个人站出来扭转了这一局面,他们是美国的科幻编辑雨果·根斯巴克和约翰·坎贝尔。前者毅然将一本纯科技杂志改版为科幻小说杂志,厘清了科幻的概念;后者则以科幻编辑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投身科幻界,培养出一批科幻作家。自此,科幻文学进入了被冠以“黄金时代”(20世纪20年代-60年代)的英雄年代。

黄金时代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优质作品层出不穷,如美国科幻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和“基地”系列,罗伯特·海因莱因的《星船伞兵》《异乡异客》《时间足够你爱》等“未来历史从

书”系列,克利福德·西马克的《驿站》、雷·布拉德伯里的《火星纪事》以及许许多多著名作家的许许多多优秀作品,为数众多、不胜枚举,至今仍为科幻界所津津乐道。英国科幻大师A.C.克拉克的科幻作品更是独领风骚,《与拉玛相会》《天堂的喷泉》等作品寓意深刻,脍炙人口;其最为辉煌的成就当推《2001:太空奥德赛》,这部史诗式的作品场面宏大、气势雄伟,展现出人类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与另一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分享硬科幻最佳作品的荣耀;同名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色彩缤纷的太空效果使得原本不为主流影坛正视的科幻影片在一夜之间令世人所瞩目。

黄金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作家作品大量涌现,作家和读者对于科幻文学的概念达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产生了有关科幻创作的固定模式。

黄金时代对科幻认识的统一以及固定模式的确立曾为科幻文学的繁荣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在后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况且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尤其是科技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读者感到现有的科幻故事与生活相距甚远。同时科幻文学长期得不到主流文学的重视,也深深地刺痛了科幻作家,因此“新浪潮”运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应运而生。

致力于“新浪潮”运动的主要两位英国作家是J.G.巴拉德和B.W.奥尔迪斯。前者的“毁灭世界三部曲”在科幻界一度引起轰动,并使主流文学对科幻小说刮目相看;后者极为重视科技与人性的关系,他的作品远离传统题材,从来不使用激光枪或星球大战来刺激读者,而是致力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思考,把科幻文学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其科幻短篇《户外》令人拍案叫绝,掩卷深思。此外英国科幻编辑兼作家迈克尔·莫考克的“宗教科幻”题材和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法马尔的“性科幻”题材也为“新浪潮”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浪潮”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刻意求新,抛弃传统套路,向主流文学靠拢;作品以意象性、隐喻性和心理性为主,对人心理的重视超过了对科技发展的重视,带有强烈的嘲弄或悲观主义倾向。

“新浪潮”运动在科幻界内外引起了一场巨大的震动,但也有人对科幻文学远离传统等做法深恶痛绝。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运动已近穷途末路,失去了先前的革命性,作品缺乏情节,哲理晦涩难懂,不注重科技内涵,使科幻文学本身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于是,一种本体的回归终于以强烈震撼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赛伯朋克(Cyberpunk)”运动。

由于信息技术的革命、电脑网络的形成、电子意识出现的可能,一批反映现代科技成果的新型作品应运而生。新作品在高科技信息化的背景下,对社会文化价值进行戏谑和反思,因此被标以“Cyberpunk”。该词由“控制论”的前缀(cyber)和反文化生活方式者“朋克(punk)”所构成,意指那类具有超越传统和极端未来主义观念的电脑工程师。

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和布鲁斯·斯特灵。前者的首部作品《神经漫游者》一举轰动科幻界,后者的主要长篇代表作有《心内海》等。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主人公可以将自己的大脑与全世界的电脑网络联通,在高度信息化的虚拟空间中随意漫游。

“赛伯朋克”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呼唤科幻文学从“新浪潮”回归;引入信息论、控制论、生物工程等高科技内容;在文化价值观点上具有反传统性;反对被纳入某一流派,尚处于逐步发展之中。

纵观西方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科幻文学之所以能如此经久不衰,远源流长,自早期的英国文学直至今天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势头依旧不减当年,究其根本,也许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

首先,西方科幻文化具有一个良好的传承。诚然,每一个时期都是对前一个时期的颠覆与反动,但在这种剧烈的颠覆和变革之中,新作品依旧吸收和保留了大量旧作品的营养成分,使得新时代能够在学习中发展壮大。

其次,西方科幻文学之所以能始终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与其庞大的科幻队伍密切相关。西方科幻界始终拥有一支良好的作家队伍、良好的编辑队伍、良好的出版队伍,尤其是拥有一支任凭潮起潮落依旧痴心不改的读者队伍。正是这些队伍,才使得科幻文学得以健康地绵延和发展。

最后,科幻文学的发展一直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相伴而生,近乎一种“捆绑式”的发展。每当人类社会的科技有一个新的飞跃,那么科幻文学也会同时兴盛繁荣;每当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相对迟缓,那么科幻文学也相应地偃旗息鼓。就这个意义而言,科幻文学在文学之外的作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普及科学知识”和“预测未来”,更像是人类科技发展的“晴雨表”。

## 军事科幻——

### 儿童文学的崭新领域

□翌 平



可能没有什么类型的作品,能像科幻作品那样,给大小读者带来强烈的思想震撼,炫目的视觉效果和想象冲击力。

像美国电影《源代码》讲述的那个神奇故事:科特史蒂文斯空军上尉,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自己身体的大部分已经死亡,他的大脑被幸运地保留下来,军方的一个秘密机构利用他的经验和军事能力,让他的大脑参与一项“脑波源代码”的秘密任务,寻找已经发生的一场恐怖袭击中的危险人物。他的意识不断被送回列车发生爆炸前的8分钟内,通过仔细的甄别和推理,寻找那个将炸弹放置在列车上的恐怖分子。而他的发现,通过连接在他大脑上的意识识别装置,被控制室里的军方工作人员不断地破译记录着,当任务完成后,大家惊异地发现,科特史蒂文斯上尉的意识,真的存活在那个平行于我们的源代码的世界里了。

讲述军事上对人脑的开发和利用的另一个精彩电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阿凡达》。受伤的退役军人杰克,被派往用人类基因和当地纳美人混合创造出的“阿凡达”生活潘多拉星球,掠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当他误入纳美部落的驻扎地,邂逅公主娜蒂瑞后,杰克对阿凡达的态度逐渐改变,他被纳美人善待自然的态度感染了,从而选择了站在纳美人的一边。电影中杰克可以用意念操控自己的替身,完成高难度的军事行动,以帮助纳美部落对地球殖民者进行反抗。

这些看似神奇的故事,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并不是神话。美国军方的实验室,从21世纪开始,就着手研究一种叫做BCI的“人脑与电脑接口”技术。借助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仪器,科学家能够记录人脑活动时有价值的数据,观察、记录和破译人脑的思维活动,对智力、意志、情感和神秘的“意识”功能进行揭秘,从而完成现实版的“读脑术”。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的军事战场有可能从海、陆、空、天的传统空间,转移到对人脑的争夺。此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从现有的技术来看,更高效的互联网技术将很快在全球普及,人机互动的最后一个瓶颈将是“人机接口”。一旦实现人机的无缝联接,人的思维、智慧都将被整合到强大的智能网络中,成为网络整体中单个的智慧细胞。而强大的网络主控作用,也势必给弱小的人类个体带来伦理上和道德上的危机,从军事上讲,现在已经被人们谈虎色变类似“熊猫烧香”的网络病毒,在未来可能会影响人类思维的“脑控”病毒,对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公民实行人脑控制,将引发更为惨烈的军事和政治对抗。同样,通过“人机接口”完成的个体之间的大脑互联,也可以完成彼此的思想交流和信息传输,甚至可能将记忆、经验甚至邪恶的思想直接灌输给对方,新技术会给人类生存和生活带来潜在的威胁,这需要未来科学家和各国政府未雨绸缪,同时也将成为科幻作家聚焦的关注区域。像以往的所有技术创新一样,为人类带来的总是福祸相依的双刃剑。

这里提及的只是众多科幻题材中的一小部分——军事科幻。对于少年儿童,特别是男孩来说,军事科幻有着无法拒绝的吸引力,从男孩家中的玩具和图书中不难看出,枪械、战舰、飞机、军事车辆乃至航空模型成为多数人的收藏品,他们对与军事题材有关的东西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生活在“变形金刚”和“阿凡达”不断升级的时代,科幻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觉效果和精湛的音效,成为儿童喜欢的娱乐之一。科幻作品以波澜壮阔的景象,极具扩展力的想象延伸了现实生活,它向读者展现了更为多彩、奇异、旷渺的生命与生活图景,阅读优秀的科幻作品,将拓展儿童的想象力,让思想伴随着起伏跌宕悬疑迭出的情节自由地驰骋,获得神奇的审美享受。当今军事未来的发展为少年儿童带来许多新鲜的话题,像美国下一代的无人航天航空飞机,如“变形金刚”一样上战场的机器战士,通过基因和生物改造打造出的耐饿受冻抗热的超级特战队员,安装在卫星上的太空激光和微波武器,千里之外致盲对手的雷达和检测系统的电子战武器,海洋上可以移动漂浮的人造岛屿,天空中可以装载重物的飞艇,对敌对国家的网络颠覆等等。当今,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国防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崭新的军事装备不断涌现,中国军事工业自主研发出的新型武器让世界刮目相看。近些年热议的中国建造航空母舰、洲际弹道导弹逼退美军海上威胁,与维护主权相关的南海和钓鱼岛焦点,中国航空航天工业的迅猛发展,探索太空和登月计划,都成为爱好军事的少年儿童关注的焦点,也势必成为少儿军事科幻作品中的内容。

进入21世纪,少儿图书获得了大发展的良机。稳定的市场需求,娴熟的营销手段和日益多元化的阅读取向,让儿童文学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但与此同时,儿童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消费时代。全民消费化将儿童图书转换成商品,儿童文学的作品需要通过商品渠道才能送达读者手中,导致儿童文学的创作不可避免地成为消费生产的一个环节。面对市场,顾及读者的感受和市场的需求,成了每个作者必须关注的内容。通过鼓励、刺激、拉动消费,来刺激图书产业的生产,从而造成儿童图书生产过程中派生巨大的泡沫,为了填补消费市场的庞大

“黑洞”,出版单位肯定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制造出预测“畅销”的作品。在时间紧、数量大、节省成本诸多因素的制约下,“拼凑化”、“外化”与“鬼怪化”的现象就会频出不穷。儿童图书市场膨胀式繁荣,导致很多粗糙、简陋的创作,本来对国外类型和幻想作品的借鉴和吸收,是打造国产的幻想类精品的良好途径,可因为市场因素与浮躁的创作环境,同质化作品被批量复制,呈现出粗俗化和去智力化的趋势,结果导致读者对类型作品产生先入为主的误解,以为包括科幻题材在内的类型作品本身,是粗浅和简陋的代名词。

儿童图书行业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当某个作家和某种类型的作品一炮走红以后,模仿和跟风必定接踵而来。幽默系列、探险系列、校园系列、网游系列,这些一度畅销的类型作品,都拥有大量的仿写群体。从过去几年看,成功的仿写者为数有限,有人即使创造出一定的销量业绩,也往往昙花一现。跟风的作者只关注畅销作者的成就,却往往忽视了成功者作为个体所具备独有的生活经验和写作风格,他们在漫长的蛰伏期内忍受的寂寞,为脱颖而出付出的心血,在自我营销和推广中做过的努力,这些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一旦某位作者的作品成为畅销,其名字便成为一种商业符号,其作品便成为一种品牌。对于他人而言因为不具备这样的品牌效应,即使模仿也难以形成规模,成功的经历难以复制。

消费时代,追求文学写作的人多感到一丝悲凉,在巨大商业利益驱使下,大众习惯以市场的畅销指数取代对作品优劣的评判,过度的商业推介和营销策划,主导着读者的选择。在此如出版环境的影响下,作者往往会不自觉地或者被迫地屈于从市场的要求,或者难以抵挡销量的诱惑,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迎合市场的作品。在儿童文学的纯文学领域,也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消费社会需要作者快速创作迎合档期,作者没有时间沉淀和感悟生活。于是,在浮躁和喧嚣的环境中,变得越来越没有灵感、写作欲望和创新力,作品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有的干脆模仿、重复前人,有的则不断复制自己从前的作品,纯文学中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写作模式和类型。强调规模效应的图书市场,渐渐淡化了作品的文学品质,为了在琳琅满目的书店书架上抢得读者的“眼球”,出版单位除在装帧和设计上绞尽脑汁外,更喜欢发行成套图书,相比而言单行本无人问津,这样的行为导致作者的“兑水”创作,拉长中短篇,甚至为了打造作品系列,生搬硬造勉强填充内容往下写。

儿童科幻题材的小说,有可能为传统的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一种全新的启示。如上面提到的,类型作品并不一定意味着粗糙,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都包含着发人深省的人文内核。如成人科幻作品“三体”,作者刘慈欣就以科幻的逻辑推动了小说的演绎进程,同样描述外星人的入侵,他没有仅仅局限在展现惊心动魄的灾难场面,而是描绘了一种人类未来的灾难图景,“三体”讲述了一个处在“乱世纪”与“恒世纪”无规则交替中,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三体世界,其唯一出路就是逃离险恶的生存环境,对宇宙实施殖民,可以说这种科幻的假定,决定了外星人的行为规则和道德标准。在宇宙的另一端,温和的地球适合生命的繁衍和进化,因此孕育出人类文明,也衍生了文明进化过程中的人性险恶,地球上的受害者对其深恶痛绝,从而寄希望呼喊外星高级生命前来拯救人类。“三体世界”的即将入侵和地球绝望者的背叛,外星文明与极恶人性两种毁灭性的势能相向而行,让作品极具阅读张力,它们势必在故事的某个情节上轰然相撞,人类的毁灭在如此缜密的故事演绎推进中将无法避免,于是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绝望与恐惧。作者营造了一个缜密的科幻世界。当这个世界遵循科幻的法则按部就班运行时,故事也就顺理成章按照它确定的轨迹自由发展,甚至可以沿着作者既定的科幻逻辑自行发育,就像“三体世界”的乱世纪一样,让读到它的人无法预测它的进程,却无可否认它的真实存在,时时刻刻感到迫在眉睫又无法逆转的灾难。这样的情节会激发读者本能的抗争意识,面对人类灭绝、生命涂炭,智慧和人性都将迸发耀眼的光亮,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加入这宏大的自我救赎的行列,同身受地共赴灾难的悲壮与崇高。这部作品显示出优秀的科幻作品具有的独到可读性和耐读性。

优秀的科幻作品多涉及人类命运、生命的意义和宇宙的归宿诸多命题,在灾难中彰显人文精神和人性的光芒,表达出对心灵的叩击、对灵魂的拷问、对人的终极关怀,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好的科幻作品会自觉地将人类置身于浩瀚的时空中,表现不屈的意志和勇气,通过苦难折射微弱但不可磨灭的人类智慧之光。在消费时代,科幻文学可以作为充实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良好的资源和借鉴的对象。它激发儿童对世界的想象,启迪探索世界的好奇心,培养逻辑思维,强化儿童对科技知识的求知欲,让人获得独特、愉悦的阅读感受。优秀的儿童科幻作品不仅仅是一种类型文学,它更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异质的表达文学思想的方式。